

我和俄罗斯文化

□ 孔 源

同 20 世纪 50 年代人不同,喜欢俄罗斯文化的 80 年代人往往不是因为课堂学过俄语——比如我,一个学习英文专业、从来没有上过一节俄语课的年轻人。在苏联土崩瓦解,俄罗斯在中国影响式微的时代,严格说来,我们这些人也从属于一个质疑现实的非主流群体。

这一代人喜欢俄罗斯文化的原因并不太好归因,甚至连我自己对钟情于它的缘由也不那么清楚,因为我们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爱好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既可以喜欢宣传画里巍然屹立的保尔·柯察金,也可以迷恋忠实于旧时代的布尔加科夫;既可以在商品金字塔堆积的街道上想起青年近卫军的旋律,也可能在房中幻想旧俄时代的田园风光。俄苏文化走进我们的生活准确说是几组过程。有的东西是恒常影响几代人的,在接收时我们还不总是有意识把它们作为俄罗斯文化看待,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甚至是托尔斯泰。有一些则是这代人有意吸收的,它们就是我要谈的这代人心中的俄罗斯精神。总之,这一代人心中的俄罗斯是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它不是对任何具体社会形式的想象,而是近乎于一种行动先于证明的反叛。我们看到的文化俄罗斯是一束光,尽管光谱是什么我们可能还不清楚,但是,对光明的追求已经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我们感到困惑的时代也许比了解那亮光本身更有助于明确我们喜爱俄罗斯文化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人是 80 年代的最后遗产。童稚时代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一个阳光灿烂的岁月,那时候幼儿园的墙壁上还挂着拥有巨大笑脸和火红太阳的图画,街道上不多的广告还留着黑板报上明朗热情的画风,“年轻一代”、“大学生”、“祖国

的未来”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崇高伟大的名词。我们当时都是未来的科学家,都曾满怀信心地展望 2000 年的美好。但是,朝气蓬勃的粉笔画时代渐渐消逝了。年龄的增长开始给我们送来了日本漫画书上钢灰色、瘦削忧郁、眼角下垂的人形;商店橱窗里,无面孔的肉体不断长大直到变成与楼房等高的广告牌。高楼逐渐排挤了阳光,少年渐渐不安与叛逆,灵魂在歌曲中被抽空只剩单向度的激情。还在父辈歌唱“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的岁数,我们已然为机械社会边缘化,已然动摇了身为青年乃至为人的自豪。

于是,苏联歌曲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也许是承蒙父母所教,也许是从音乐课中学到的旋律,也许来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电视台播放的苏联老歌,甚至如一盘不经意间购买,往往由中国的三流歌手用甜腻腔调翻唱的俄罗斯歌曲磁带。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彷徨的心可以一下抓住它们的本质:这是一些为边防战士,为莫斯科的大学生,为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海员,为乌拉尔年轻的钢铁工人,为库班河农庄庄员,甚至是为人的这个名字作的颂歌。歌声里是我们熟悉的街道和公园,有我们习惯的学习和工作,有我们能够看到、感知的世界,只是有比我们更明朗的色调。那是一些符号组成的透明世界,不需要人去核对现实、考证真伪,于是我们看到了暮色中闪光的工厂和农庄河边的红莓花,它们没有具体的时空标记,也没有现实中令人窒息的空气,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纯净的音节乘着旋律飞过。在这些歌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生活之恶里解放出来的人。他自由了,因为歌声已经卸掉了枷锁。我们追随着歌声翻开前辈的书卷,重新为灰黄纸页上的人们感动,让心潮随着高尔基笔下穿越人生之谜的可怕黑暗的大写的人,不断往生活的意义处迈进。

时间开始朝新世纪迈进,新的世纪的大门没有给我们送来科幻读物上的全自动交通或者月球城市,却给我们展开了我们儿时未曾想象过的思想宇宙。然后我们就读到了《古拉格群岛》与《日瓦戈医生》,读到了《大师和玛格丽特》,读到了布罗茨基那个灰暗压抑的列宁格勒,甚至是高尔基或肖斯塔科维奇的秘密一页。俄罗斯开始成为了叛逆的大孩子的同伴,他们想象着白桦林背后烛光暗淡的小屋,或者电影里阴森空旷的工厂围墙后,不屈的思想家在做最后的抗争。但俄罗斯的这个形象和之前那个“光明普照”的俄罗斯恰恰不是总矛盾的。俄罗斯的文化有着很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于狂热的传统。它呼召人去认识人的整体价值——不仅仅是关心每个个体,还是关心人这个名词的价值——去寻找“生活本该有的样子”。真正的俄罗斯性格就是这样,他不愿把理想物化为社会组织的符号,也不会把理想等同于政权。就像高尔基,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面前一样厉

声责问。他关心的是“人的心灵”,是健康友爱的人类,是不带颜色的生活本身。而他的敌人,可以是古今一切压迫者,也可以是生活中压制人精神力量、毒害人意识的一切腐朽因素。俄罗斯的性格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热爱人类,消灭一切阻碍人类的黑暗。今天我们阅读俄罗斯,就是希望这一代人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比以往更全面,也更贴切。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歌唱人,俄罗斯的声音就不会消逝。

每个人都是两面的。理性的自我接受现实的破碎,遵循具体时空里的有限选择安排生活。纯理性的人清楚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因此他们只追求可以把握的利益。但是诗性的自我却企图超越它们,企图等同于“人”字本身。诗性让人和宇宙对话,让人的灵魂飞出沉重的现实。诗性的自我是未污染的儿童的眼神,永远寻找着人的面孔,它引导了我和同伴去倾听俄罗斯,从它的旋律和文字中寻找一尊人的巨像。